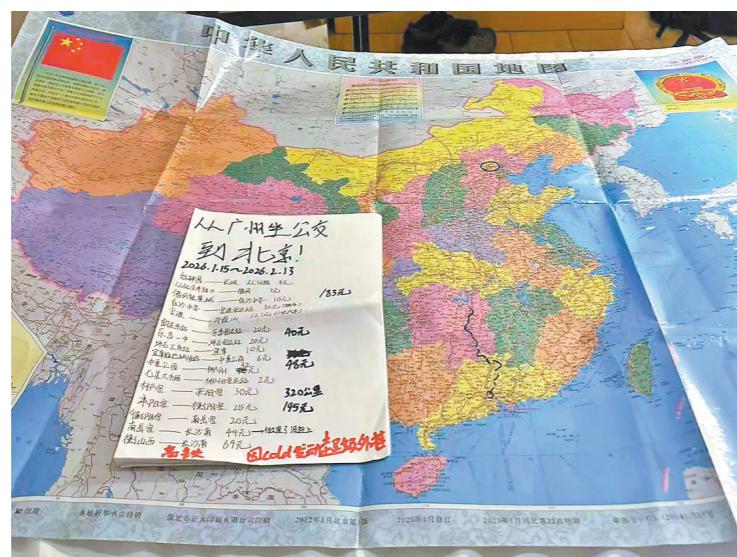


# “坐公交游中国”的年轻人：奔赴一场“最慢”的团圆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图/受访者提供



## 漫读周末

·人世间

2026年2月14日  
星期六  
责编 杨 帅  
美编 温 亮  
校对 朱艾婷

### “哪怕今年没赚到钱，也可以回家过年”

“坐公交游中国”的出圈，始于成都青年刘华强的一次挑战。2020年，博主刘华强从澳门坐公交前往北京，历时71天，共换乘226辆公交车，途经100多个城市、5345个站台，这段旅程引发全网热议，也让“坐公交游中国”的话题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推荐页，为无数喜欢旅行的人种下一颗种子。舟游便是其中之一。

舟游原本在大连做室内设计工作。今年1月，他到广东河源出差，工作结束后离过年尚有一段时日，他突然萌生了“坐公交回家”的念头。为了让这场旅途更有意义，他增加了挑战难度，给自己定下规矩：全程仅用100元启动资金，钱花完了就原地打工，赚够路费再出发。

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，是舟游抵达武汉的第二天。当天他在物流公司搬了12小时快递，日结180元，晚上回到青旅剪视频。这一路，他的打工清单越列越长：装修小工、发传单、送外卖……“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哪怕今年没赚到钱，也可以回家过年。”

与舟游的“苦行式”挑战不同，盒子的公交之旅更加从容，也更多温情。在湖南浏阳一个车站前的米粉摊，他拿起拍立得给摊主阿姨拍照记录，阿姨脱下围裙站在锅灶前，热气往上冒，人笑得眉眼弯弯。他和陌生人说自己要坐公交去北京，有人以

为听错了，也有一位骑摩托的大叔提出要送他去北京。一位70多岁的阿姨听完后笑着说：“这样多好，玩得开心就行。”

今年在广州读大三的盒子，视频平台粉丝数已超40万。刚读大学时，他的旅游资金是“抠”出来的。每月1500元的生活费，他能省下七八百元，还去服装店打工、在路边摆摊给人拍照。靠着攒下的钱，他拍出了《45天走完中亚非8个国家》的爆款视频。去年，他选择休学一年专职做旅行博主，这场北上的公交慢旅，是他给自己的又一场青春体验。

### “无论在哪，过年总要吃上一盘饺子”

舟游的返乡路，每一步都得精打细算。他尽量把开销压到最低，住最便宜的旅店，实在没钱就在网吧、酒店大堂“蹭”一晚；每天的饭钱控制在10元左右，手头紧的时候只买一碗白米饭，就是免费的辣椒小菜，遇到好心摊主不收钱，他认真记账，等赚了钱再专程还回去。

跨市公交的路线很难在地图上直接查到，舟游摸索出了一套方法：先找到两座城市的边界，定位到最近的站点，再分别查询核对两地的公交路线，不同线路之间的距离，他全靠步行补齐。有时一路公交一天只有一班，或者遇到线路临时停运，只能重新规划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觉得“只要愿意花时间，总能找到接上的办法，而且站点基本都能连起来”。

盒子则给自己安排了相对宽松的节奏，“每天尽量睡饱了再出发，天黑前到下一站，不赶时间。”他的日均花销约400元，一半都用在了食宿上，遇到没有公交的情况会想办法搭顺风车，这也曾引来网友“挑战失败”的质疑。但对盒子而言，旅行的体验更为重要，“做出真诚的视频内容，粉丝自然喜欢。”

舟游喜欢坐在公交前排，看司机握着方向盘在马路上穿行。“很多时候，车上就我一个年轻人付钱，其他人刷老年卡。”他说。公交线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进乡镇和城市角落，不过一两个小时的光景，眼前的风景便从城市郊区的田野乡陌、小城街巷的市井烟火，再到市中心的繁华热闹接连切换，公交将他们带去许多旅游路线之外的地方。

高铁沿线是城市，高速公路连接的是节点，而公交车则可以通往村镇、小市场、老街和厂区。几块钱一段的票价，构成了一张低成本的出行网络。而全国大部分城市通用的公交码，对他们而言，也意味着不必为零钱发愁，在技术层面让原本分散的线路连成了一张网。等车时听到的是家长

里短，车窗外闪过的是连绵的田地、热闹的街区，无数微小却真实的生活日常被缀成篇，这是两人共同的感慨。

临近春节，车窗外的新春横幅越来越多，“欢度春节”“新春快乐”的标语一段接着一段。北方的路边堆起未融的雪，一旁卖春联的摊子铺开红纸，沿途街巷挂起了红灯笼，公交站旁多了拎着年货、拖着行李箱的返乡人，车厢里总有人打电话说，“已经上车了，马上到。”语气里掩不住归乡的急切与喜悦。路上的新年景象，也让舟游与盒子心里泛起一丝着急。

“看着别人都往家赶，也盼着自己能早点到家，不过既然选择了挑战，就得完成。慢慢走，总能到家。”舟游说，这两日他又找了一份工，准备提前攒下一笔钱，在异乡吃上一顿新年饺子。盒子的视频也更新得慢了些，他向记者透露，“现在只想赶紧到北京，到家刚好就过年。”

### 一场公交慢旅，奔赴温暖团圆

在旅游博主的创作赛道里，快节奏、强冲突的内容更容易吸引注意。舟游和盒子都尝试过不同形式，也都曾陷入流量焦虑。

舟游曾冬天从大连徒步到漠河，夏天骑摩托沿海南下到福州，可账号始终不温不火。这次公交返乡，他没有设计剧本，只是记录自己打工、等车和走路的过程，两条视频播放量共超过350万，他在评论区看到不少人留言：“原来坐公交也能走这么远。”

盒子过去多拍海外旅行和热门景点，这次他把镜头更多对准等车的人、城乡接驳站台和路边的小店。这样的内容更贴近自己的状态，“玩得开心，快乐才能传递给观众。”

春节越来越近，舟游仍在往北赶路，朋友提出要给他买机票接他提前回家，他拒绝了，“已经走到这了，就要坚持坐公交回去。”等抵达黑龙江后，他最想做的是和家人补上一顿团圆的饺子。盒子的行程已过大半，正向着北京一路前行，对他而言，北京是一个“走到尽头再重新出发”的地方，完成挑战后，他会立刻回到惠州老家，与家人团聚。

春运的人潮里，有人几个小时抵达，有人需要更久。舟游和盒子用一场公交慢旅，把归乡的路走得漫长，他们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土地，也邂逅着人间的善意。而网络上涌现的越来越多年轻人挑战“坐公交回家”的现象，也从侧面折射出我们国家交通网络日益完善的现实。

车门开合之间，一站又一站。远方有人等着团圆，有人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
# 白大褂与卤肉饭之间，台青林岳廷在广州“落地生根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戚美青 图/受访者提供

初见林岳廷，他刚从牙科诊所出来，简单的T恤上还印着广州龙舟赛的标志图。三分钟的路程，他带我走到江南西的“湾湾家”台湾小吃店——10平方米的空间，6张桌子，菜单是手写的纸张，上面列的食物有台北卤肉饭、大肠面线、盐酥鸡……

“在台湾，这些小吃叫‘食仔’，便宜、现做、有镬气。”林岳廷说话带着台湾口音，尾音里又掺了点粤语的腔调。“我想让台湾人在店里能吃到乡愁，也想让广州本地人觉得划算。”

在这个流动的时代，林岳廷用味道、语言和一次次选择，为自己筑起了一个恰好能扎根在大湾区的坐标。

聊天开玩笑。后来他去了武汉大学读研，毕业后进入广州红十字会医院，又跳槽到外企隐适美做临床支持经理。其间，他辗转于中山、深圳、天津的多家民营诊所。20年里，他总在那些“恰好”的时机转换轨道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广州发展。

林岳廷也亲眼见证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变化：天河区的沙石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，岗顶的工厂区竖起了摩天大楼，地铁线路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。“念书时去天河要坐很久的公交，后来地铁三号线通了，半小时就能到珠江新城——这座城市好像在跑步前进。”

### 白大褂与卤肉饭之间

2022年春天，广州海珠区江南西，两个台湾男人在一间没铺地砖、墙壁没刷、厨房只用布帘隔开的铺子里，对着30多种从各地寄来的食品样品发愁。

林岳廷夹起一块甜不辣，咬了一口，眉头皱起来：“粉的，没有台湾的弹劲。”他的高中同学老陈漱了漱口，尝了另一家的卤料：“咸了，盐要减。”

桌面上堆满了咬了一半的丸子、香肠和肉燥，像某种失败的化学实验。

老陈是林岳廷的高中同学，之前在东莞做了20年西餐总厨，因疫情辞职再创业，从东莞来广州找到林岳廷，眼里满是迷茫：“不要，我们一起做点台湾小吃。”

最开始，他们只是在出租屋里试菜。林岳廷下班就进厨房，戴着一次性医用手套切猪五花，老陈则守着高压锅调卤料。朋友来吃了都说好，撺掇他们干脆开店。“湾湾家”这个名字是林岳廷的——“想让大家觉得像是在台湾的家里吃饭”。

2008年从暨南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毕业时，林岳廷已经能用粤语和同学们

但开店的艰难远超想象。菜单上的“黑白切”，被客人问得最多的是“这是什么发型吗？”这些台湾传统叫法像一道道密码，把客人挡在了门外。最冷清的时候，他们从早坐到晚，只卖出去三份盐酥鸡。

林岳廷趴在桌上改菜单，把“黑白切”改成“台湾特色卤肉拼”，在“干连”旁边括注“猪护心肉”。卤肉饭的口味也根据客人的反馈反复调整，太甜就加点咸，太淡就加重卤汁。

他发现广州的台湾小吃店普遍偏贵，一碗卤肉饭加青菜卤蛋能卖到二三十元。“明明是小吃，为什么要卖这么贵？”在他的认知里，小吃就该是平价的，让谁都能来尝一尝。于是，“湾湾家”的卤肉饭定价9.9元。

2022年6月，一位台湾客人来店里用餐后，在大众点评上写了近千字的长评：“这是我在大陆吃到最像家里的味道。”那篇评论像一束光，照进了这个小店。之后，客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有人专门来吃盐酥鸡，有人带着朋友来尝卤肉饭，还有病人前脚刚看完牙，后脚就拐进来说点吃的。

小吃店生意渐渐上了轨道，林岳廷陆续开了三家分店。西门口的分店离地铁A出口只有两分钟路程，高峰期订单小票堆成小山，员工们忙着打包外卖，骑手在店门口排起队。

半年后，“湾湾家”卖出第1万份卤肉饭。那天打烊后，林岳廷没急着关店，而是和老陈坐在门口，就着广州的晚风，分吃了一碗卤肉饭。

### 异乡客变成广州女婿

2024年跨年夜，一场聚会让林岳廷遇见了招丽怡。这位笑起来眼尾



上留

在

“湾

湾

家”

帮

客

点

打

包

的

店

日

常。

林岳廷也开始尝试拍抖音、发小红书，点赞量最高的一条视频里，他举着卤肉饭说：“台湾人在广州，把家乡味煮给大家吃。”视频里的店铺温馨可爱，墙上贴满台湾风景明信片，桌上摆着印有“湾湾家”的搪瓷碗。很多人留言问店在哪，能不能加盟。

20多年前，那个每天喝板蓝根的台湾少年大概不会想到，自己学会了粤语，学会在地铁关门前抢着上车，学会把“外带”说成“打包”。他去过那么多城市，最后还是留在广州，拥有了两份事业、一位爱人。

珠江边的晚风轻拂，和2004年他第一次来时一样。“只是现在，”他说，“我再也不用揣着板蓝根了。”

